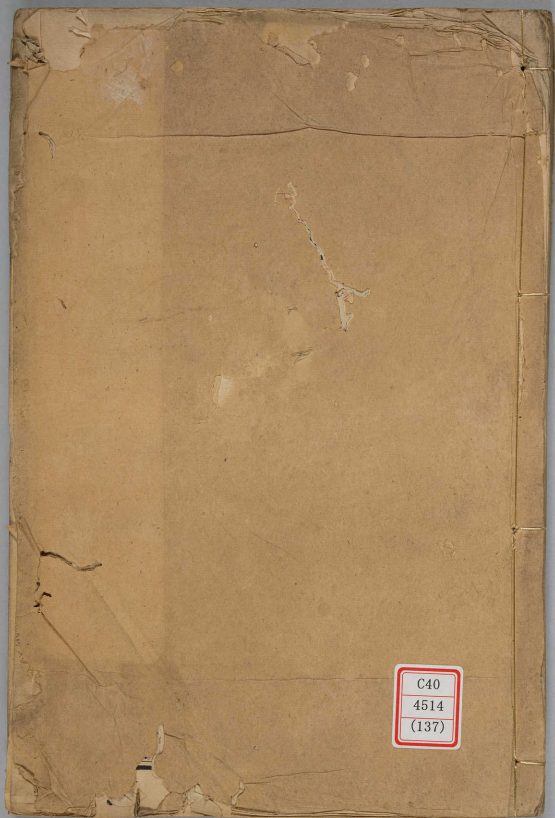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7)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陸垣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紫栢老人集卷之四

法語

慈山德清閱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爲十大究其所自則
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蓋此
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
五大乃因此識相分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
因此識見分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
智而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智本無性無性之義古
今難明此義唯棗栢大士於華嚴論發泄殆盡矣然

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閱了知此義者不殊鱗角焉
予雖不敏試且解之蓋此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
性無性又智不知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即名無明
無明即屬生滅無明無性即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
生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
此識覺義即屬不生滅氣分攝此識不覺義即屬生
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
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
極心開方始知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
有待則物我亢然相挫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

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尚不可得安得有苦回觀物我
相挫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顛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
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
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即此觀之八識
不覺義具於待先故曰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此
識覺義開於有待之中故曰能迷非所迷安得常相
似既不相似則不免樂極苦生苦極方求出苦之智
出苦智入直下了知有待如冰無待如水雖質礙融
通似不相即而離水無冰離冰無水故冰現前時水
無涓滴水現前時冰無毫毛自是以此了知周旋五

位盤根錯節置身心於死生禍福之中拚性命於逆
順境風之際橫磨豎煉橫磨豎煉久行不負
知身心爆落生死門開乘悲智輪浮沈於十方三世
展轉於三世十方若一闡提不乘此輪者我不得佛
又此識見分第七識計而爲內自我七識又爲六識
後半細相分之源故引滿二業雖隔生不昧也故六
識頌曰引滿能招業力牽蓋七識爲源耳若動身發
語獨爲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
分相分卽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
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

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貴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
故也

吾嘗因照鏡覓己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旣而
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瞑狀卽瞑吾喜狀卽
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
萬四千毛孔長求短求內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
狀者具六根九竅於徧身毛孔根有根虛竅有竅虛
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卽是色虛卽是空若能狀狀者
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爲一則空色不知空色何以故
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一一所知知卽是能此成

紫林老人集
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
空色耳渠旣不屬空色豈可以內外古今遠近求之
哉雖然能求之能若不廓落則此能雖精於空色而
實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
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
卽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力到
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爲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鬼使催
捕僧曰煩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修行雖死無恨
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卽至矣僧修行七日

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
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尚奈何伊不
得況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旣發心持偈若精進
之心不如此僧決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

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皈
然後授與五戒三皈依者謂皈依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卽
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也其意以爲不
皈依佛則出世無主不皈法則開悟無門不皈僧則教
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皈依雖備若不嚴持五
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卽孔之仁不盜卽孔之義不邪

嬖卽孔之禮不妄語卽孔之信不飲酒卽孔之智此
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旣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
婆塞蓋有實然後有名也又皈依佛佛者覺也皈依
法法者範也皈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土
可以爲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
模而不解調治則器成不美是故世出世法聖人設
教不同然三皈與三綱五戒與五常初無別也近世
有等妄庸之徒假佛門爲遁逃之藪其初入門旣非
真心則旣入之後靡所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
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真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

眞僞凡見髡其首者卽謂之僧殊不知首髡而非僧
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眞僞也倘一忽
之則銜冤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冤始
解耳汝旣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
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辜馱尊天現在戮害汝
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眞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
下罪不容赦

示禪人三
皈五戒

毘盧遮那佛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吾於此未嘗不
痛心也何故旣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則凡血氣之屬
屙屎放尿一動一靜無一刹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

何十惡熏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熏之則現如來之身且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處現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破塵無頭腦如不可剖則根本法輪轉亦未易

示轉根本法輪者

大凡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窮內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嚮矣然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

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精進若懶墮無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非佛總冤讐直饒棒下番身漢未入黎奴白牯流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驅鳥曰古德說得是我說得是汝莫瞞心試說看朗曰皆說得是同朗曰汝曾

讀楞嚴經不曰讀曰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及大德三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別不得曰汝這僞倣蠛蠓作這個解管取他生異世改頭換面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

舵故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如佛解祖解與極玄極妙古德謂之閨閣中物如打疊不淨早晚上床下地終不免礙人脚手在

示正朝

稜稜鴈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二檜芬芳五燈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毬道人每念及此未始不痛心扼腕鼻大振祖道且嘗慕申包胥爲人彼覆我有赤心耿耿無須臾斷蓋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謂佛祖聖賢盡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乃爾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要生夫疾惡不重卽向善不真向善不真則觸境逢緣

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當知犯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人天小善持志不真尚不能成就況出世無上菩提乎萬曆丙戌春皮毬道人由路南達燕山距都城八十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春風忽動千山煖回萬壑冰消則峨帽之興油然而生諸檀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歌薦茗感慨竹風皮毬亦悵然囑曰若等果向善心真秉持初志堅克有終豈獨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世心燈定常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

書豈知佛心柳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者今之縉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實宗風所繫比來委靡更不堪觀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資托以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刺語是嘈嘈之徒號稱叅禪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

也皮毼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于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遠廣大之心叅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教陵遲祖道蕭瑟咎在棄本逐末重輕輕重如習教以佛經爲本明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爲游塵視金帛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管取宗雷大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踰法王之座披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謂狐鳴耳焉足爲法門

輕重一時開侍者暨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鎮潔明宗俱列祖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人人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爲懷決以道德爲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者必遂若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餘光烈烈使我讀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彼其未得道前皆臭凡夫耳旣得道已師範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功名終不朽如此之功功蓋天上之人天下之螻蟻皆受其恩澤較淮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本奇男子必以吾言爲不謬且道萬里長途臨行一句作

麼生雞園疏秀春風暖柱杖橫擔日月行

龍泉別衆示

言無廣畧義無淺深顧其人得旨行持何如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茗帚二字尚記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淳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曇衡梅禪人一朝辭紫栢道人於清涼山中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爲資糧道人囑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畧義要此永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跏

不起復次囑之曰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則外昏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一耶則昏動不卽止觀止觀不卽定慧果一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間未能判然了徹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皆長物矣何況非法又巖頭叢老一日有僧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叢老喝曰是誰起滅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我會也起滅者是某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如此妄會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人傳萬人傳萬吹徧世間滅佛種

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巖頭句下未能徹去且依永嘉大師此集行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

示墨衡梅禪人

夫鉢之爲器翼三寶備六德何以明其翼三寶蓋微此則僧無所資僧無所資則慧命斷慧命斷則佛種滅矣彼其能清能容能儉能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謂也古由佛授尊由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不食容則施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清則舉世不忍以輩投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魔外克斥髡其顱而毀其容僞其僧而真其俗至於祖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操瓢爲便捷而安

之若鉢則視爲滯貨皆棄而不持矣旣作佛子凡百所行須遵佛勅故特爲提三輔而申六德使吾曹卽名制器卽器昭義得義崇占振頽波而廻末俗斥僞衆而集真流共扶慈化并報佛恩茲囑萬佛庵陳寶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承荷無忽此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塵當有可觀也

示陳寶林

離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謂之諸方所示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詰之則曰彼皆以色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

滅乎老僧這裡卽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毬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

施大照舉眸休自昧清輝

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旣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雞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

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旣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

難夫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真心不倚形而立卽妄心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内外無所故豈有内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爲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爲放者誰爲收者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臯亦可牽之南畝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放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旣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真儒老非真老佛豈真佛二生勉之

示毛吳二生放心說

學道無他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磕着撞着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卽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觸病緣善用之卽入道緣不善用卽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

示沈季玉

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卽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人以一歲爲長以一日爲短以一瞬爲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

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故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臭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劫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者覺_動發知因根有相知初無知相本無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泯故曰狂心頓歇卽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執成堅各各不化以睡爲惺以苦爲樂顛倒

夢想苟不鳴以大覺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者待睡而稱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惺在根根既是惺孰爲其根謂惺在惺惺不自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爲睡乎誰爲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之

示江生
睡惺

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須假鑽燧而烟始生然烟雖非火乃火之前芽也如鑽燧不休火必繼烟而至矣火則木盡成灰嗟乎木始由土而生終還於土

此理勢然也衆生佛性本中火性也諸佛教典鑽燧之具也具有而不得其人則火終不發火發而木然衆生因佛教典熏發觀照之火焚五蘊木終歸性土此蓋卽情而復性之譬也

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劫轉濁故修行人最初立念雖爲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人一箇臭軀殼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覷不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人

與之耶自招之耶總來不出一點攀緣心這點攀緣心看來無許大黃面老子因地中捨金輪王頭不可勝數卽至將證果時更受種種惡逆之境十生九死拚命挨排饑寒不顧利害不啻但知此點攀緣心不了禍媒不淺務必覷透方了不知此點攀緣心是何物件非惟黃面老子併精着彩不顧危亡然後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唾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覷透此點攀緣心者既覷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衆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爲問住則且

止畢竟此心如何降伏這點機關不在於佛不在於祖不在於知識法師可以傳授與你佛祖知識只好與你作箇傍敲助緣若要覷透此心悟徹了當譬如壯士屈臂惟在自己不假他力縱有大藏聖教亦不過是傍敲說話孟修若真要了此生死於此決當發一段拚身捨命的志氣此心不悟穿衣卽是披毛皮吃飯卽是吃屎尿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沈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軋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說修行雲門出曰爲什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軋峰也只得呵呵大笑

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肯意軋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此好惡所謂降伏其心辟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求了徹則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沈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示康孟修

楞嚴會上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有兩種血脉一是四聖血脉一是六凡血脉遮箇關頭辨析不真管取十人

舉心動足五雙錯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
聖血脉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脉四聖
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人傍生餓
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界言法界者法則
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衆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
亦異若是箇大闢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
大事因緣千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汚且道十法
界者向恁處着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柄嚼
飯喂人噉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闢提漢子也須循規
蹈矩做來幸無大錯故末法修行者切須明此兩種

血脉始有商量好惡分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上
貧道與仁者聚首此地莫非前劫因緣非今情識諸
仁者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爲血脉莫以六凡爲眷
屬要以四聖爲血脉必要發四聖的心腸且道四聖
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此聲聞血脉也卽
念體空此緣覺血脉也卽念卽空卽空卽念空念歷
落此菩薩血脉也且道佛之血脉如何接得驢胎馬
腹尋常事實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
聲聞血脉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念析
得空否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旣與空相應說

怎麼軀殼子到此時節又嘆怎麼作愛憎諸仁者此箇境界不過聲聞血脉尚愛憎超然何況緣覺菩薩佛耶貧道也有幾句閒淡話聊與諸仁者解登山之勞衆生習氣卑劣但提着六凡血脉分上事卽如膠如漆藹然莫之親而親之精神爽利言談有味如飲醇醪每提起四聖血脉分上事不是昏沈便是散亂方便勉強勸他多念一聲佛多拜一拜佛多看兩行經多奉事兩箇知識善友其精神不期倦怠而自倦怠方寸中又若芒刺便身覺不自在心覺不悅樂此無他不過出世心輕塵勞業重耳今諸仁者皆是傑

然漢子豈尋常可比雖然自是而後法脉中宜各殷重莫因六根門頭憎愛影子傷了血脉源頭若不幸有此皆是人頭牛耳又何足道貧道說此語十方諸佛併殿上釋迦佛國山寺裏護法伽藍及三洲感應韋陀菩薩天眼遙見天耳遙聞他心證知諸仁者不是等閒事若忽畧了不惟現在遭大患苦向後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是無有則墮增益謗無則墮損滅謗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總墮謗數此不啻你張三李四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偏留月山高不

凝雲

示丁南羽繆仲淳
吳康虞于牛甫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驚流忽源故以機緣則驚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入矣以七佛偈則忽畧而不究殊不知舍七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流又惡自來哉七佛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乎義解以爲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非情識可入叅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千了百當耳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機緣亦有可以義解者大槩學禪之法本無定譬如大將用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兼用

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諸祖機緣而不在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叅而不悟則恐又不若持偈矣于經萬論別無一事不過說離身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真龍現前吾知其必投筆怖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割煩惱者於毘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熏熟則身心執受之障終有消釋時在又身執受消時涅槃現前

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
蓋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噫生死既
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
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
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
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
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又顏子
心齊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
身爲患之意黜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爲畏之意哉三
教聖人皆教衆生脫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毘舍浮佛

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
何往非自在歟

七佛偈
示衆

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
諸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無有遺漏
未聞煉頂燒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而能攝受衆生
如妙法蓮華經有然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懺罪
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
身也楞嚴然指實懺已罪非藉此以鼓惑愚夫愚婦
者何名六攝一頓攝謂諸佛菩薩從初發心於一切
衆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切樂事饒益而攝

取之是名頻攝二增上攝增上猶增勝也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父母起尊重心種種方便勸修善法隨時供養知恩報恩若於妻子眷屬教修善法令其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爲明王聖帝卽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爲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衆生一者常以舍心以財饒益一切衆生令其離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衆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

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久攝五不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教化不久卽得成熟是名不久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衆生於此生內卽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人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遵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歷種種難行苦行皆爲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

故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水水不冰即水不
水即冰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博米
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
觀熟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較飯有僧名而
無僧實之僧勝劣曉如黑白佛言爲佛弟子不解佛
語不行佛行謂之髡頭俗人故飯髡頭俗人與飯常
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
提妄以苦身爲行鼓惑愚癡衆生此非魔外而何哉

六種攝示出

家在家人

衆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如一知有

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諸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
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
壞知無無敗有無旣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
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
若真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
清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味虛豁靈徹
塵勞中人少挹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卽如讀莊子一
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
了若以爲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

爲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頭罔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量轉何識爲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旣不知轉識成智階梯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只是畫餅充饑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打殺佛喂狗子南泉斬猫兒等機緣縱十地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免生大疑怖震旦國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是抽繹莊老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宗中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卽如義

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謗立言排斥總是爲慮不遠執泥心重於情識上通不去故墮此失且如現前一身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識他不破便被牠瞞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見可欲旣見可欲此心便亂心亂身惑縱使活佛終日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蓋此心此身都成了箇欲塊有何虛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不甚難生前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鼻舌不攬鹹淡身不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根旣無待境寧有待境識無待當下寂滅寂滅現前一切順逆因緣頓化爲常光

由是推之現前一身不過生前五塵落謝之影子橫計不消成此肉塊耳噫生前有五塵影子識不破乃結成現前肉塊子如現前肉塊子再識不破則肉塊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啻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十五有之中要求箇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覷得粉碎始得肉塊子既能覷破有生之患根株拔矣此根旣拔一切無累旣得無累凡咳嗽掉臂皆清淨梵行也以此梵行之光照彼魔外自然膽喪魂驚皈依之不暇矣雖然要覷破肉塊子也是難事苟於出世之心見未定而惑不決豈易爲哉又相宗之書無有

通變師承學一分加一分繫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

會不來若於相宗精了卽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

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書非

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勞擾牽枝引

蔓如此

示學者通性相禪宗

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明空之

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全始全終吾如

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

巧勝乎滅色耳別教功用殊特非通之例蓋斷無明

十二品也圓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卽

雙融了了不昧其濫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議則不遷
論旨可過半矣

示開郎

諸大衆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歲爆竹
聲中減舊年請各屏息緣心諦聽慈雲說兩句淡話
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貴貧賤忙迫閒散障了
他富貴最極人中不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
至福盡五衰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
豈不要強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情
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眼前齊頭
整腦伶牙利齒談吐便便的漢子專心致志莫不以

功名富貴爲極則眠思夢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
摩醯首羅到頭也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并盡精神波
波逐逐斷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
以閒散爲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散者
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向莫不遂心
一旦報謝淪墜生死從前神通變幻種種消遙一無
所仗隨業受苦與豬狗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
貴閒散撞了箇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梢如此貧賤忙
迫又何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
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安敢不

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永脫分段穢軀六通縱任無爲
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念卽成豈不樂也然還
有塵沙無明及根本無明在難免變易生死於佛性
上未得洞然徹了酣飲寂滅濁酒觸事面墻如枯椿
死漢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佛
性不得受用真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頭腥臊危脆
之身結業顛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
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
脫這圈穢的活路大衆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
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爲

情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不離此臭穢之
軀卽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勇猛精進利
害毀譽略不顧着辦了此段志氣然後見真善知識
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必不辜你此點真誠必指你
箇尋活路的方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
聰明杜撰卽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
貴賤叅禪的漢子也要如是蓋人不本色心不純粹
決做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繫住本叅話頭
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迥迥現前一片觸不碎的境界
情關坐斷意識不行到此光景胸中覓一點憎愛了

不可得何况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着精彩拚
命直前以悟爲期你真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天
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徹大事了當殺活自由
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俗若必以富貴開
散爲障道此又無繩自縛死結不少果到毗位卽不
離臭皮袋便是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凡成
聖縱步於毘盧頂上鼓化於今事門頭叱咤死叅禪
豪傑之偷心棒喝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也如是
不惟自了亦且爲人豈不特奇乎大衆如何是本叅
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如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
若都不薦各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
沒幾千生臭尸殼上分妍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溺
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開饒舌大
要諸人出火坑

除夜示衆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不亦快
哉故全生之德莫若襲明之功也盖日沈則月襲其
明月沒則燈襲之如日月燈三者照不及處苟微不
明自發之光則諸暗相承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貴
在襲明自飲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拋擲

乎衣鉢偈頌之間使天資高者卽妙襲明明無盡
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盛似他宗莫
及也雖然雲門洞山瀉仰法眼之門出人亦皆奇偉
又非後世黃口禪籬得而皂白者也 宗譜說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
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戒律卽法律是禁止之義
儀卽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戒者一者不得爲利養
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嗔
心打罵衆生四者不得毀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
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者謂身口意所

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六度萬行無不聚攝故名攝
善法戒三攝衆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衆生能攝之
行卽是慈悲喜捨慈名愛念能與衆生樂故悲名憐
愍能拔衆生苦故喜 名喜慶慶一切衆生離苦得
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念衆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
此等法攝諸衆生故名攝衆生戒夫五戒三聚精博
無遺精則五爲諸戒之本故名此五爲根本戒博則
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爲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
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
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

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
中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
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
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或知義
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
滿持或分持教有明文茲不煩舉又初心之人謂之
毛道凡夫設觸境風逆順心識飄忽如墮鴻毛於康
莊微風歛起飄忽無定故有志出苦持五戒者若不
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
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染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

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榮危
脆見幾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真生生世
世不受雜身常爲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
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如是戒
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誓怖心願繩束縛
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
急戒本無生滅如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
於境風逆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
須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嗔怒一戒五神
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刹那不離如持

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便飽帝悅賜號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法生焉昏動旣作明靜失真明靜旣失昏動日深昏動旣深靡所不至故瞥起一念念不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慳吝十惡不在中品慳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

十惡不在下品愚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間不在五戒滿缺之間則在猜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猜忌修十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不同苦樂各交皆性變爲情而有也夫性初本妙變而爲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濁濁必受苦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生之際不號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思本之時遂以緣因佛性熏之熏熟則解解則能了知根塵無性孰爲物我此無物我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堯能以解治染習所以人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水則一分水現前

消得十分水則十分水現前水既現前水不可得此
名一逆水性融通在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爲六合
之靈潤可以爲三冬之霜雪在天爲雨在地爲泉在
流爲江在貯爲湖在納爲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濕而
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覺聖人分
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爲樂務莫不濟然
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
有逆而未全者有逆而將全者有逆而已全者如已
全不能忘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
方能妙物無累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不得成

佛道適坐此座卽佛法現前以其忘而能起稱性之
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四法界不等
蓋聲聞厭苦集爲染欣滅道爲淨緣覺厭流轉爲苦
欣還滅爲樂菩薩雖圓別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蜜
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臊臭凡
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用水如
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而風雲自生謂
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不起老龐曰日用事無
別惟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
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

衆曰柴搬人人搬柴耶小壽禪師以擔柴出市薪忽墮地卽大悟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惟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真龍現前卽投筆怖走若紫栢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捆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栢受性不耐落索爲樹郎畧拈兩順一逆綱宗兼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慙樹郎不遠登山辭別壽母若不以本分事慰樹郎

母子之心得非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承當姑以三販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天之種三販者謂販依佛則不迷販依法則不饑販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壽不盜則泰不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下焉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或負名樹郎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示朱虬庵

夫衆人爲欲噉惟聖人能噉欲爲欲噉則迷已而逐物能噉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欲卽同如來衆

人一涉欲境但知有境而不知有已惟聖人卽欲無
欲故能妙萬物而無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闡域况出
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可得其精出世
間法苟不超情而入直饒你苦心到驢年終無有入
處故曰離心意識叅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叅者皆心
意識也古人謂之用賊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
慙慙子曰吾讀棗栢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也雖精
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可尋而天機深
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已忽焉而入則笑訝於

彌勒樓閣之中遨遊於無量刹海之上得事事無礙
者如普庵肅英邵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
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
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雄
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涼論則有方山唯
法華也旣爲華嚴之終若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
作其孰能之有宋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
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喻之間譬如夜光之珠
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盤之內不可得而測其方向也
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喻文字珠喻不傳之妙

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
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
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
也妙既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精
者愈粗矣子爲我卽之慙慙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
事也理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
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
水之喻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卽六
波也卽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
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無分之阱終迷而不

出矣謂水非波則淺悟之徒不免坐於忽聖之坑也
此吾天台六卽所以建也六卽者理卽名字卽觀行
卽相似卽分證卽究竟卽是也夫理卽也者謂聖凡
共有也名字卽謂其聞名知義也觀行卽謂其能依
解起行也相似卽謂其依行得相似理水也分證卽
謂其能入初住得與眞法流水接也自是由等覺而
成妙覺謂之究竟卽也是以知卽外六則卽無所得
知六外卽則六亦無所得能如是知者乃謂之圓解
也依圓解起行始謂之圓行行既圓則所證獨不圓
乎嗚呼藏通別皆金口所流出也不名之圓教惟華

嚴法華諸最上乘經謂之圓教蓋根器異也如華嚴時非鹿苑時也乃至非法華時也豈如來聖人有異心異言哉如六卽之建五位之設總謂理可頓悟事須漸除故不假五位陶鑄無始習染至盡則果體終不可證也陶鑄習染若不先頓悟圓旨則行屬有爲非圓行也唯六卽卽波外無水也唯卽卽六水外無波也然華嚴法華皆以象寓意能得意而忘象者指波爲水可也指理爲事可也指精爲粗可也指粗爲精可也脫泥象而不得其意雖清涼方山石門復出吾末如之何已

大繩之爲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逸者未可知也以錢爲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蓋其心旣變其形不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爲物孰爲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用形耳旣爲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劉生倘薦

此則戒殺不難矣

勸劉生
戒殺

聖人知三障爲患之大所以設懺摩法而蕩除之三障既蕩本心光圓本心光圓則自利利他無往而不克矣三障者何所謂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何本心無欠以日用而不知此點不知卽煩惱障也由不知而造不善卽業障也既造不善則天地鬼神必厭之矣厭必誅誅則據罪結款死必無赦卽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爲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爲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爲琉璃餓鬼則以爲猛焰魚龍則以爲窟宅人間世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猛焰而窟宅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爲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絕纖塵然未拔

情根愛憎封蔀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是實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致幽奧卽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況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基志受性多思徇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土瘠萬物以土爲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其受持此經蓋欲以資覺思化思化無我無我則同同則無物物我旣忘孰爲能思孰爲所思能所寂然一念之迷遂成八覺矣此季高續命丹也敢不寶之

示陸繼臯持
八大人覺經

夫七情之與八覺果一乎哉果二乎哉隨順七情則苦海濤生隨順八覺則涅槃山寂於是大覺老人憫諸流浪卽衆生日用之不覺開爲八覺蓋欲一切衆生一覺永覺如分一燈之光光光無盡然此光在眼爲見在耳爲聞在鼻爲嗅在舌爲嘗在身爲覺在意爲知故曰分一精明爲六和合如一心不生且道八覺在甚麼處英靈黑白直下果知好惡則經所謂八覺者何異畫蛾眉於渾沌者哉

原夫鍛昏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迭相授受者也第在用之何如耳用之果善消昏散於剎那扶止觀於大

寂隕山河於未始有地蕩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
之利刀資靈軀之正命効見當人之勇心游象帝之
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直誰酬卽凡身
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真諦功高空施福德難量誠
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卽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卽一念
佛耳嗚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
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清
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
其功德信不可思議況夫多時日者乎蓋人貴自反
果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剎那有停息乎

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
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不善亦不荒失
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
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等心助揚之般昏散道場
壽夭無相相惟其心心生則吉凶可管不生則凡聖
坐斷是以鑄夭爲壽如土作塊成與不成顧我所作
如何耳故以增上心持呪摩不成就乎平心持呪但
可敵天眇劣心持呪終未得效但植來回也授元新持呪
法立則不法者不立矣然不以智火鑄其情則法情
並立矣大槩聖人立意不過化其情而不化其法也

蓋法屬依他情屬徧計如能卽徧計而入依他卽依他而入圓成卽圓成而入破沙盆卽破沙盆而入塗毒鼓由塗毒鼓而入深慈三昧海則凡聖之鑪錘在乾屎橛而不在法立也故曰煩他萬象說法我且博聞耳法立薦此始不負石頭路滑之記

示法立

相本無常隨熏而就是以過去善惡之業熏心則感現在苦樂之報如印印泥卒難改轉此蓋論衆人也若修行之士則不可定其修短縱前生所造之業應感苦報以其現在力行精進罪不勝功轉苦爲樂易短成修往往目見且驗之不少矣及讀南嶽思大禪

師曲授心要印證明白皎如日星不復疑之其言曰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爲之久久純熟卽諸法隨念改轉如指屈伸了無難者故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卽事改變無而現有有而現無也由是觀之以假觀熏心則法法皆假變易何難哉以空觀熏心法法皆空捲有入無相不可得何天何壽何罪何福以中觀熏心則有無離卽陰陽不能籠罩神智不能卜度言相可轉亦可不可轉亦可不可不違可可不違不可如夜光神珠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雖聖似仲尼明如離婁孰能定

其所向者乎故曰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有相無相生滅由心了心之人所以生死之際來如着衫去如脫褲略不作愛憎見也

論相

僧海洲叅師問曰汝出家爲甚麼曰爲求出苦師曰以何法則求出苦曰我資鈍但念佛師曰汝念佛常間斷否曰合眼睡時便忘了師震威呵曰合眼便忘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了一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聲或念萬聲盡自家力量便罷如此做了三二十番

自然大昏睡中佛卽不斷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時却又無用此是生前睡夢中不曾有念頭故也人生如覺人死如夢所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

示念佛

念佛法門最爲簡便但如今念佛之人都無定志所以千百人念佛無有一兩人成就者這一句佛一切菩薩一切天一切人若生西方者莫不因此這一句阿彌陀佛而度苦海然念佛心真不真勘驗關頭直在懽喜煩惱兩處取證其真假之心歷然可辨大抵真心念佛人於懽喜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間斷是以

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歡喜既不能動死生境上自然不驚怖今人念佛些小喜怒到前阿彌陀佛便撇在腦後了如何能得念佛靈驗若依我念佛果能於憎愛關頭不昧此句阿彌陀佛而現在日用不得受用臨終不得生西方我舌根必然破爛你若不依我法行則念佛無有靈驗過在汝與我無干

示衆念佛

夫人之識心久混塵勞莫知返本欲卽塵勞契於覺性宜假攝持其方匪一寧有善乎諸如來密因總持陀羅尼者也何以故隨根利鈍逗教淺深非究竟故

惟得持此呪不問愚癡智慧咸得成就無上甚深希有以密因不可思議故若開士信心觀照所持呪語一字一句歷歷耳根心耳交攝無所雜亂於睡夢中亦不忘失卽持一遍勝百千萬遍能滅八萬四千塵勞能生八萬四千道果所有功德甚爲希有不可思量以是呪爲熾盛光王如來所說本願功德故開士當持呪時應當九禮熾盛光王如來合掌梵跪日持一百八遍持一氣畢取氣可繫心故是以經云其誦如錐謂當入心主持不少間斷也十二時中除對人語言外初醒可持未睡可持行可持住可持坐可持

臥可持食飲可持便溺可持是以持誦不得間斷大
要以合口默持令音相了然爲真實持呪當得四
大安樂福慧增長有所希求必獲如願若持呪時當
以兩手握金剛拳上下齒相匝舌挂上齒齦正中眼
常觀鼻依鼻觀心從心觀臍全體精力默與呪會則
冥契無功用觀法實心性得入之津梁也願見聞者
歡喜受持乃至堅固盡形壽命信心不退珍重流通
是真佛子

示持呪

閒居斗室一言不祥則千里應之好惡積意至公斯
蔽矣芸芸萬物雖貴賤有序巨細弗倫而所謂生者
未嘗不均也然則固情謹聲以嚴尊生則爲君子如
縱情肆聲不實所生則爲小人矣夫寶生者貴乎重
身重身者貴乎制情慎言此三者惟君子能之

夫色聲香味觸法皆名塵而不名心者何哉良以六
者蔽蒙本覺如塵墮眼中不惟四方易位卽伸已指
莫能見矣故以塵名然塵名所根名能所具則心
不名心而名識也心去性不遠識則遠甚故知道之
士以心推根塵根塵猶殘雪能推之智若鑪火方熾
而殘雪投之何慮其不化哉如推觸塵必究離合所
自所自既得則根亦隨塵而拔根拔塵脫情化名性

性既復焉然後於榮辱死生得喪之場千陶萬煉功
深觀熟重以弘願熏之智光爲導而大丈夫之能事
畢矣一觸既爾餘塵獨非復性之雲梯乎士不可不
知好惡以致流落異趣期再出頭難矣

問白毫宛轉五須彌何以作此觀曰墮體黜聰可矣
墮體則能外身黜聰則能外心外其身身則無量外
其心心則無邊以無量之身無邊之心作此觀有何
不成若局促於五尺之身較計於方寸之心是以見
小而忽大也

論觀白毫

比丘乞食本爲遠累累不遠則多擾擾多則初心者

不能無亂此吾佛之深憂也而後世號爲僧者以乞
食爲耻母乃不思之甚乎又世之號金湯者唯貴阿
諛是以搖尾乞憐善解迎合之徒皆得知事體之稱
由是而觀僧徒苟且不獨出家者之罪也亦在家者
毘成之耳 本朝取士惟以舉業僧徒試經之科寢
而不行夫舉業者本無用之具藉之以羈縻人情消
磨歲月則可若以之取人材裨治道辟如救火以油
滋其焚矣僧不以試經剝染則佛言尚不知安知佛
心乎不知佛心而爲僧僧何殊俗僧不殊俗剝染奚
爲

故亡佛者非魔王外道能亡之亡之者不殊俗

之僧耳

論出家

夫人之多欲始必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欲不待遣而自忘矣吾嘗躬試之一日潞河舟中顧謂二三子曰吾與若俱安坐彼舟人徒步而牽我且食惡食吾與若豈惟安坐復食美食兩者相較慚懼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此心一生萬欲自薄寧假磨礪以損之耶雖然二三子與夫舟人或勞心勞力之不同人各自知焉

眼也者明瞽俱一而所以有見有不見者以根之所

具不同也根有二焉一者浮塵二者淨色浮塵根者有形之體而無照之用也淨色根者有照之用而無形之體也所以外人眼未嘗不存色未嘗不觸而終不能見者形具而用不存也吾人之所以能見者以兩者俱存故隨觸而照隨照而辨也蓋色者眼之相分以色之形於眼也而眼者尤識之相分以眼不能辨色必辨於識也故曰眼爲親相分色爲疎相分識爲見分三者合而觀之則能不離所所不離能分而論之能中無所所中無能也故眼中無色識蓋親相分中無疎相分與見分也識中無色眼者見分中無

親相分與疎相分也夫三者俱無則根塵不對能所不分雖有色之可見而色豈獨如石女生兒乎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也

論眼識

普賢菩薩有十願王王王殊勝威猛若得一願王則成佛無疑况盡得哉一者禮敬諸佛則得身業殊勝二者稱贊如來則得口業殊勝三者廣修供養則得福業殊勝四者懺悔業障則得三業肅清五者隨喜功德則得妬習頓空六者請轉法輪則得慧光圓滿七者請佛住世則得自他兼益之勝八者常隨佛學則得慧命長生九者恒順衆生則得冤親平等十者

普皆回向則得事理障消如是十願王於日用之際凡遇境緣逆順痛心呼之日積月久自然化憎爲愛化愛爲憎憎憎愛愛愛愛憎憎好惡無常願王不動直趨妙覺有何艱險

達觀道人乞食足跡徧天下凡名山福地佛老道場靡不歷至其兩家之書亦頗涉獵然終必以無生爲宗久視爲資卽擲火練魔水齋之業亦所不棄近寓潭柘山嘉福寺率二三禪人期服水齋一期旣而輒改初轍因諸禪人根器隨其便宜或終其期或不克其期則命其讀大乘內典如天台四教儀永嘉禪宗

集或者白道人曰旣服水齋則內典非所急也茲廢水齋而勤文字般若似不可耳道人愀然對曰若無正知正見非但服一期水齋徒受枯淡卽服千期萬期於正知見中有何干涉故瀉山施衆僧小衣一僧不受且曰我自有娘生禪在瀉遂授曰父母未生前穿甚麼僧無語無語之僧不逾年坐化至火焚其軀得舍利無算有僧傳至瀉山瀉山曰縱有八斛四斗不若當時酬老僧一轉語由是觀之爲佛弟子若不以開佛知見爲急務饒你勤苦累劫非無漏正因也且水齋之初考諸大藏並無所出我輩凡所舉止必

奉教而行可以利當世開來學今子必欲道人終其水齋者不過怕人疑謗耳殊不知道人自脫白已來濫入空門三十餘年大小叢林知識法師或於道人生信讚嘆或於道人生疑謗毀而道人畧不以讚嘆生喜亦不以毀謗生怒喜怒自彼與道人何預辟如浮雲觸石風游太虛於道人有何損益且道人要喫水齋時如因地而倒要開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倒皆在道人自起自倒與諸黑白本無相累旣無相累或讚嘆或謗毀豈非畫蛾肩於渾沌鑿七竅於無始者哉雖然且道這老漢扯這一上葛藤爲甚麼咄好

友是非能眼聽普門大士現全身

水齋

夫愛人以大者則其所存也遠愛人以小者則其所存也淺遠則難窺淺則易見是以利霸者不欲王利王者不欲佛夫佛道曠遠發一願立一行動經塵劫一生不克則千百生千百生不克必期於無盡生吾曹苟有志於佛道其所視人天之浮榮何啻置一毛於太虛哉今有人見淺而不見遠執小而謗大潭柘先生聞而哀之恐其斷佛慧命罪當坐墮借喻世法引淺入深使其知詐力近功不若真實仁義真實仁義不若開佛知見夫佛知見者不可以巧智得亦不

可以苦行求唯貴熏蒸開發耳然熏蒸開發有萬不同如以十惡五逆熏蒸開發者乃地獄知見以慳吝熏蒸開發者乃餓鬼知見以愚癡熏蒸開發者乃畜生知見以五戒十善兼未到地等熏蒸開發者乃人天知見以生滅四諦熏蒸開發者乃聲聞知見以十因緣熏蒸開發者乃辟支緣覺知見以無量四諦熏蒸開發者乃別教菩薩知見惟以無作四諦熏蒸開發者始名佛知見也嗚呼像季之世末法風高魔外雲興龍象稀覯不惟佛種難培卽人天種子因果紕繆者多真正者寡矣况佛知見乎於是先生假水

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密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因冀同行者卽衆生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克願願旣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必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稍順人情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舍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於讚疑亦無地必資於信今子欲我鑄謗成讚範疑爲信辟如惡屈而去其信也殊不知爲高人易而爲大人難所謂高人者不過持一小節小行徑徑不回者是也所謂大人者但願

有益於天下後世雖蒙盜跖飛廉之惡名亦所弗辭況小謗小疑何足介焉大都衆人所執者情也至人所行者智也情如堅冰質礙多端智如清水方圓任器故我大覺聖人有四悉檀隨緣設化不拘常度亦如大將用兵使其由之而不使其知之知則情生情生則利害隨之矣豈可以勝敵哉所謂四悉檀者一曰世界悉檀謂其有界限不可踰越也一曰對治悉檀謂其見病進藥也一曰爲人悉檀謂其隨機宜也一曰第一義悉檀謂其開正知見也又前三悉檀近隨情三昧後一悉檀近隨智三昧此四悉檀凡爲如

來使者傳法弘道苟不知其端緒則中無有主外無法範或小觸境風便立脚不定矣又隨情三昧或易見隨智三昧則難窺難窺而生疑生謗固其分也子必欲先生解其疑止其謗先生非子安肯效子作無義事乎於是告者悶然而去

水齋後語

夫九橫而死言其不得天年而歿也然九橫中不應食而食不量食而食不習食而食不出食而食止熟而食皆致橫死者此橫死之常也至於不持戒而橫死近惡知識而橫死入里不時而橫死可避不避而橫死此四者又橫死之變也常則不驚不疑故犯者

偏衆變則人情駭異驚疑生怖故犯者不多由是觀之飲食本欲資生而反致橫死者皆無明不覺而食故也如以覺照當先不唯不犯變橫卽常橫永不犯矣故我曹滴水粒米未入口時必先覺照從何所來旣入口中從口入喉從喉入腹化爲何物又我食此食果於世法出世法中有補有損也耶如是則縱食金剛子亦能消得何況他物

凡修禪波羅蜜者有十意焉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辨詮次五簡法心六別方便七釋修證八顯示果報九從禪起教十結會歸趣今於大意中以初心行

人發心不同故有簡非正明之辨簡非者行人發心修禪不同多墮邪僻一爲利養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地獄心二

爲名聞稱嘆故發心修禪多屬

發餓鬼心三爲眷屬故發心修禪多屬發畜生心四爲嫉妬勝他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修羅心五爲畏惡道苦報息諸不善業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人心六爲善心安樂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六欲天心七爲得力自在故發心修禪多屬發魔羅心八爲得利智捷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外道心九爲生梵天處故修禪此屬發色無色界心十爲度老病死苦速得涅槃故發

心修禪此屬發二乘心卽此十種行人善惡雖殊縛脫有異旣並無大悲正觀發心邪僻皆非佛種故簡非之若夫正明菩薩行人修禪波羅蜜大意有二姑置弗論者蓋恐常人聞而駭怖怖則驚驚則疑疑則不信不信則生謗生謗則受苦受苦則爲怨怨深則結業結業則不可解不可解則終仇對於是且置之耳嗚呼發心修禪豈易易哉最初發心若不遇明眼知識正其因地縱使不食如夷齊忍苦如墨翟勞勩萬劫於佛菩提有障無礙故曰戒緩乘急不是緩戒急乘緩真是緩吾於水齋中作慧行行行調治情習

宛轉種種方便互相資用大抵慧行爲正行行爲助
未及一七卽覺身心輕利舊於經教中所聞有疑難
而未釋者自然皆豁爾無滯并一切情習亦大廓落
及以行行爲正慧行爲助磨礪多日終不若慧行爲
正行行爲助得益之多旣而自愧慧行薄劣於陰界
入境藉觀入止資止入觀猶障礙多端相狀蒙昧遂
復探討天台智者大師所說禪波羅蜜摩訶止觀併
輔行等書以昭廓慧行且多識行行深淺顛末盖非
獨便自己進修之補亦乃爲後之喫水齋者示其最
初發心務須先審因地端正則不負聖人所誠是以

撮綴十種發心邪僻者爲殷鑒然水齋緣起考諸大
藏未見所據卽其方法相傳一晝夜芝蔴三抄棗三
七二十一枚分三飧服之終南伏牛皆以此爲定式
或以念佛爲話頭持呪爲話頭次者水齋雖服惟隨
自意昏散延日而已所謂慧行行行名尚不聞安知
其義義旣不知憑何作觀觀旣不作焉能入止止旣
不入攀緣豈息攀緣不息則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則
煩惱熾然煩惱熾然則我相堅固我相堅固則於臭
皮袋上生大執着是以身心自相矛盾一動一靜護
刺萬態言無好惡順情則雖無益於已欣然而樂聞

逆情則雖有益於己勃然而不喜聞殊不知凡學佛者必須先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若然者如於臭皮袋上生大執着於熱惱心中起諸護刺是存身耶是稟化耶若是存身則患累終無期脫若是稟化則情識不枯乾患累既無期脫則生死難逃情識既不枯乾則煩惱苦海何時可出如是過失患在知見不明知見卽慧行具慧行則行行可資無漏若無慧行終屬有漏有漏則同前簡非中九種發心邪僻難昇易墜斷非出苦津梁甚可怖畏是故若不解慧行行行卽小乘

見諦尚未知况始終頓圓之見諦乎故服水齋不以見諦爲本終非正因雖盡形壽服之於已躬下事了無交涉雖然若較諸奢侈自縱而不甘枯淡者良亦可敬也又服水齋北地多寒薑可隨意服之設大不便不甚通利則服蜜水由是觀之身心開遮惟如來大人體悉至當故於律部中雖則就情檢制逢緣亦可開遮如靴履裘毳遮比丘不許服旣以多寒國土仍爲開之後之喫水齋者可法也或曰師所謂有菩薩行人修禪大意恐衆人聞而不信以至終作怨對者寧有是事對曰吾初祖菩提達磨梯山航海不遠

數萬里而來此土別無所求不過自既悟心悲他未悟所以勿憚寒暑專爲度生而來然邪師魔外百計千套毒至於六卽南嶽思大禪師生身已證六根清淨之位亦遭中毒幾死而復生彼皆聖人以弘法之故尚不能免况吾見思未斬分段猶存設不卷口縮舌裝癡賣顛則這條窮性命斷送久矣問曰師爲生死出家如何怕死吾笑曰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臨期出脫看他便了

修禪波羅蜜大要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謂鏡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

十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象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之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之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有無窮燈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

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叅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

卽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示一燈十鏡
表明理中

夫衆生無常隨所熏習熏之以五逆十惡則地獄衆生發現熏之以慳貪之業則餓鬼衆生發現熏之以愚癡貪欲則畜生衆生發現熏之以五戒善業則人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好勝詐力福業則修羅道衆生發現熏之以純十善業兼修未到地定則天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四諦之業則聲聞衆生發現熏之以十二還滅因緣則緣覺衆生發現熏之以三學六度之

業則菩薩衆生發現熏之以無上菩提之業則諸佛發現矣由是觀之自佛而下九界衆生雖世出世聖凡之不同然皆未脫衆生之名自九界已上唯佛道中始脫衆生之名耳是以彌勒菩薩懸知釋迦緣化將滿繼佛位者以已身當之既將任佛職深慮一切衆生若不先以般若熏之培其智種則將來龍華位中內無智種雖外熏以無上法緣終無益也如地有種外藉陽和之力熏之則油然而各遂所生也於是彌勒菩薩乘悲願輪托生娑州雙林之傅氏現爲居士身廣化有情時梁天鑑年間也然居士深知衆生

得道因緣唯耳目最要徑而耳目中又慮衆生識文字者少聞法亦復不多旣而設爲藏輪藏法於中使一切衆生若見若聞若識字不識字以鼻嗅之以口舌讚之以身觸之以意慕之母論其有心無心賢智與愚借此六根熏習植般若智種作成佛因嗚呼大士之心可謂極深廣大矣

輪藏緣起

夫身不自身因觸而身所以身卽觸也身旣卽觸反而推之卽知觸亦身也身卽觸身不可得觸卽身觸亦不可得身觸旣皆不可得矣則識本無生識本無生卽身之與觸亦俱無生也今有人於此解路雖通

靈機尚昧所以說時似悟對境仍迷耳是以知識依
通非佛知見內瑩發光真名大智予以是知身之與
觸觸之與識迷時成三悟後一尚不得何況於三三
一絕待獨露常光遇物卽宗不垂血脉理事函盖宗
教同春枝有短長花心不二但善用其心者卽觸途
成觀不善用者觸事生迷也

不見可欲則無所愛故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雖然愛
不可以自洗以聞道而洗之故曰聞道者靈臺常虛
虛則明明則徹徹則遠遠則久久則大大則圓圓則

備雖虛空之無際萬物之廣多天地之確賸衆妙之
所出皆自道也道乃如是可不愛乎衆人則不然其
所愛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悲夫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
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
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
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
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
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問
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

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既不能及
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
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卽是回看雲樹杪
不覺月沉西

夫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
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
無待異亦無待矣辟如一指屈伸伸喻同焉屈喻異
焉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
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知此則可以言同異無
待矣

精神不凝而思謂之揣摩揣摩之患大矣杜靈機而
生見刺故曰悟學廢於揣摩

夫身爲榮辱巢穴心爲好惡根株如根株不拔巢穴
未空入山則怕虎兇入水則怕蛟龍夜行則怕鬼入
羣則怕衆凡愚之怕智短之怕長低之怕高近之怕
遠或可怕不怕不可怕反怕究其所由有身則榮辱
可以爲巢穴有心則憎愛可以爲根株能卽身見空
則何空非身卽心了幻則何幻非照若然者榮辱好
惡不唯可以爲解脫之梯航實乃真爲大夜之燈燭
今有人事善知識而生怕怕則神不安神不安則恍

惛起恍惛起則心無所見身無所主終必因怕至於
遠離善知識既遠離善知識不期然而近惡知識矣
嗚呼華嚴經有十種事失佛法道最初卽於善知識
不生渴慕方便親近失佛法道且善知識機緣有多
種不同有以慈悲爲佛事者有以叱咤棒喝爲佛事者有
以和光同塵爲佛事者有以守約爲佛事者有以多
聞爲佛事者有以超放爲佛事者有以莊重爲佛事
者有以人見喜而爲佛事者有以人見怕而爲佛事
者故曰逆順皆方便而世之人循聲流轉觸相取着

以爲某善知識慈悲某善知識貢高某善知識有道
心某善知識太孤峻此所謂孟八郎漢皆作實法廻
向不免被他明眼人鼻笑汝在又有一等人事善知
識不以善知識見處爲重專以伺察善知識直達無
心之過撫爲口實向背地裡對人說去噫若將生死
爲閒事知識何須親近他須把身心拋擲後自然陸
地長蓮華

凡學人沐浴當生大慚愧洞察所因稱摩訶般若波
羅蜜多三聲方可入水蓋般若者一切諸佛之母稱
其母則其子無論多寡皆隨之矣凡不明般若者不

能生大慚愧不能洞察所因何以故以智鑒不明不
辨好醜故何謂生大慚愧當作是念我此身垢濁不
堪而見地不徹行業涼薄享此淨浴何以克當何謂
洞察所因當作是念此沐浴水衆力所成深山寒雲
之中雪老冰枯之地柴薪汲運轉冷爲熱揣我有何
行德受大衆心力卽以沐浴一事入水出水毫忽不
昧心光妙觸宣明坐入佛海至於飲食起居行住坐
臥境緣逆順情隙愛憎若不生大慚愧察所因捨命
時至管取九人之中有十人手忙脚亂在或比來凡
沐浴時稱阿彌陀佛以爲話頭但貴音聲不斷卽爲

沐浴刀錢殊不知般若不明饒你佛聲不絕我知其
大慚愧决生不起凡百所因央洞察不徹若然者吾
曹沐浴不稱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是棄佛母也佛母
旣棄稱子奚爲粗識如此惟賢者正之 沐浴訓

夫禪波羅蜜者其書有十卷大章亦有十乃天台智
者大師所說也大章十者一禪波羅蜜大意二釋禪
波羅蜜三明禪波羅蜜門四辨禪波羅蜜詮次五簡
禪波羅蜜發心六分別禪波羅蜜前方便七釋禪波
羅蜜修證八顯禪波羅蜜果報九說禪波羅蜜起教
十結會禪波羅蜜歸趣而大章中第六分別禪波羅

蜜方便章舉二子焉初外方便二內方便而內方便復生二孫初正明因止發內外善根二明驗惡根性大章第七釋禪波羅蜜修證章舉四子一修證世間禪相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三修證出世間禪相四修證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相而一修證世間禪相復生三孫初四禪二四無量心三四無色定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亦生三孫初六妙門二十六特勝三通明三修證出世間禪相生二孫初對治無漏二緣理無漏而對治無漏生九玄孫初九想二八念三十想四八背捨五八勝處六十一切處七

九次第定八師子奮迅三昧九超越三昧大都禪書科判明白皎如日星善讀者得其科判譬如得祖而尋父得父而尋子得子而尋孫得孫而尋玄曾有何難哉蓋此書由祖而父由父而子由子而孫由孫而玄曾凡三十五科也若夫修禪之妙階級次第委曲精盡由欲界未到地定入初禪未到地定由初禪未到地定入二禪未到地定乃至色無色定九次第定等或發有漏通或發無漏通至於三乘聖道靡不資之是以凡縑素之流有志於修禪者是書不可不精熟焉嗚呼世謂神仙之術可以長生久視譁而嗜之

殊不知神仙固奇矣而最上品者不過享地居之祿耳如中下品者不過浮游深山海島之間渠安知地居之上有夜摩天夜摩之上有兜率天兜率之上有化樂天化樂之上有他化自在天他化之上有初禪天初禪之上有二禪天二禪之上有三禪天三禪之上有四禪天四禪之上有空無邊天空無邊之上有識處天識處之上有無所有天無所有之上有非想非非想天此蓋就凡夫天中論層級耳至於非想之上復有四聖人天乃置而弗及者行恐大鵬若鳴凡鳥皆驚故也

禪波羅蜜科判

卷之四終

紫栢老人集卷之五

法語

憨山德清閱

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護之憨憨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

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
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
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
陽有匡石子者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構長松館於
此有年數矣徒厰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
聲雜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
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
心乎哉憨憨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爲
牛馬焉

長松茹退

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
心立塵由塵發知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
塵旣無誰爲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
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
理治情如春消水

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
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
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
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

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火性無我寄于諸緣外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旣如此彼六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今觸事不能真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亡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一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前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今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慙慙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

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
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
得之紂失之也

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泝而上之何物非性
五行相生復能相克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
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感知克生
生聞生不盈

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夫出而
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
處於幽巖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
然筏與翼皆屬于水木生于土由是而觀是見土不
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于此者故能不筏而浮
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
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我略榮名者見
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
役物我

鳥能飛魚能游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
野馬奔于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

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
得其所用而不棄則君子聞道奚益于世

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
爲之于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
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即動起照爲昏媒起爲
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
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
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于無欲嘻唯
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
于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
足以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
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
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
可以藥天下之病

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
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即不
明聲即無聲情即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

唯自心建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

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刻水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空見形非形

龍爲鱗蟲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秦之秦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秦之豈真龍也哉

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真見飛鳥則以爲真鳥也殊不

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況有人人
旣不有則盡鳥飛鳥獨能有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
真隨忘若然者何真何假

芻狗未陳錦綉飾焉旣祭牧豎踐焉夫芻之爲狗芻
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
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
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
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知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
欲卽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

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豆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
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
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
焉

莊周夢爲蝴蝶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也吾則
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
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萬物本閒闡之者人耳人而不闡天下何事故垂衣
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一益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無形毛能容之況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無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爲境或以無爲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爲大患身無患無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則無身之所以然明矣夫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況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無雖有罪福孰主之哉哉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窮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

謂之以綢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無足跡善言者無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無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無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無能匹者殊不知天地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無形形何所從無形離有形無形誰明明也者有無一致之謂也

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無所清月無所明春無所呈花無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卽物會心之大畧也

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無心豈有耳哉無心無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忘欲者乃身重於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無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

無所勞

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於上俗成於下顧其鼓舞者何姪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聖人滿天下有若無也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今吾今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

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辯周善辯仲尼言性

活軻言性死辯則失真死則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于此不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焚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今無今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屢常遷於國土

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常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于喜悅者存焉人能知

此則喜悅乃思無邪也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衆人之儉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之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儉已者雖溫飽而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無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

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衆人以爲鮮駝
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
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
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于公而不能以公滅私
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
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無欲則幾于聖矣古
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
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在寒空也

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
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歸者也生而不
返流浪他鄉矜嶸辛苦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
驅雲雲雖無心茫茫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
風浩浩周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
上有天誰得見之

飲食之於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于此不以飲
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飲食而能節之
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
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辭乃過壯之耳

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界無好醜好醜起于心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

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卽題詩於館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爲真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真殊不知真與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况山水乎哉

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真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况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

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日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六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徵報所以訓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况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

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于臨而病于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
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卽易之未畫發而皆中節卽易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
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真大福

也豈待必得萬鐘然後爲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嚙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于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飭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躡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

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燄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饑饑亦治飽非但饑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禍福莫烈乎死生者安知此乎

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整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

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

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
獨出此肩山之言也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
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強制之非惟無
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
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
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卽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卽
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
者以善旣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

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
說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畧其始之說行
則薰惡爲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
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
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
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
知自然俱掉棒打月耳

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
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

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卽緣生而能無生卽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慙慙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及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况於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
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者能告則餘者
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
領旨乎

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
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
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猫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
見何別嘻虎狼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
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

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
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
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
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
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
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
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
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兩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卽一兮一卽三兮三卽一三何所有一卽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

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啞我輒捫死之殊不思大道爲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蟣虱與人何異以爲秒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日果在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

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
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
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
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
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
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卽
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
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
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旣喜則終不能怒旣怒則終不能喜以
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
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
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
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
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
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
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
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

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能善觀一微

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微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

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
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
別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
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
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
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
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
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
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

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
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
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
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
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
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
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
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
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屏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雞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

水在金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熏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熏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卽其固有熏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熏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窓春夢頓覺則床前後床左右地本

如故裂何曾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
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
不忘豈真覺也耶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
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
在口而搖于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旣爲入妙
之階則聲聲色色皆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
踵則音豈易領哉

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
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
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旣不
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
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藐之藐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
如有心非能藐人乃自藐也如我無心奚用藐爲彼
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服何待藐之
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
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
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
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
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超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
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知青松
托根于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之時爲雲濤於萬木
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
使塵心蕩然雷鳴能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
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
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
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雪捲花飛則向
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

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
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微三塵則大水
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
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
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
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
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于死
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
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
之衆人失之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况
富貴貧賤乎

死生根于有我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
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卽枝條而求根本譬如囊中
捉蠶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
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
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
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
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
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
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法緣日月燈之明方始
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
見况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永凝千尺一夕陽回永生微響則永復爲
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似不

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
發心大士卽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
發清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
水之初泮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徹因源蓋永離水無
體故也噫永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
離永無水離水無永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
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
無所有有因境有鳴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
是非靡所不至矣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

身四蘊觀心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
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
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
復教之以四座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
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
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
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
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
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
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

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旣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旣靈然豈不乖渠耶旣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唯衆人絕希聖之階卽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熏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熏之聲聞大士之緣熏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以無作之

緣熏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旣循緣業發現今有人于此能循緣業沂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旣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

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卽情也非心也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道戰無心德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強遂其志也或有沒巴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

得有心而敵敵則敗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噫惟雲門德山善戰之師也

義井筆錄

師說你的性剛一日遇諸般事如何忍得過去復問如何方忍得師說看得自家大自然忍得去復問如何看得自家大便忍得去師說天地大便能包容得萬物虛空大便包得天地我本來真心大便能包得虛空師又說大端人不能容物無他爲物障礙但自昧了真心便自小了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

△大覺真心本非有無可以形容得纔昧此心便有
虛空世界矣是故聖人處于死生禍福之域而死生
禍福不能累者無別奇特不過不昧心而已然此心
雖在日用之中衆人不知不知卽是無明無明者謂
真心本有而反不知昧心而有虛空世界却膠固不
舍

三界裡頭總是一塊情大家在情裏要說超情之言
如達磨遭六毒南岳思禪師遭十餘毒蓋二老說話
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
處于情中而率性用事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

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喫虧常得
便宜

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誰豎起
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手你的心何在
復罔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考看看查考不出真
是苦復求之不解請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
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不能忘利者必不能任怨

要想此身從何而有此身從何而去知其從何而有
則知其從何而去

易曰羣龍無首吉此象也如玩象得意則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則死者亦活矣至此則孰爲意孰爲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意意外本無象無象則無物無意則無我無物無我君子何怕多存物有我君子多不好宋之君子甚多只是各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卽王安石與諸攻安石者皆君子也

要心器利無如甘澹泊要身器利無如閑勞動

身在心裏所以運得身動心在身裏便運不動矣何以故如風箏在風裏所以風吹得風箏起如風在風

箏裡則箏大風小小不能吹大也心是箇非裏非外的所以能裏能外他若是有裏外與裏外何異旣與裏外無異自然裏外不能運裏外如裏外能運裏外金可博金水可洗水矣

心有知覺氣無知覺四大是一氣之變一氣是四大之復故莊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生生死死不過氣之聚散耳達人知其如此所以方生方死之間未嘗喜生畏死也不然則此五尺之軀便能拘限得這無邊無際之靈明矣

如人以手運筆筆始能畫達者由畫推至于筆由筆

推至于手由手推至于心由心推至于無我而靈者
無我則無外外者內之待也我既無外內亦窮矣內
窮則外不能獨立內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
內能外者現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其此
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此心不
能查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現前譬如浮雲
未淨青天不露又世人論身時却雜心說論心時却
雜身說所以身心頭腦終是不清楚如身心頭腦清
楚了則會生死身爲法身會煩惱心爲菩提心不異

屈伸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心無是
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姪欲斷淫欲之道亦無多岐但能識破
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貌自然忘之矣
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
油入麪欲使之出亦不易易且道身如何識破得他
先當推我未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勞
父母交姪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身
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破了自身

既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自他之身既破且道將何物爲能所淫欲之具哉若如此推究未能識破自身當次觀父母交妬時母心先動耶父心先動耶父母心一齊動耶父母心不動耶父母心不動兩俱無心無心則無我無我誰生淫欲父母心齊動齊則一一則亦無能所淫心亦不能動父母先後淫心動先不是後後不是先本不相待淫心亦無動此以理推也非情計也又父母交妬時我無淫心身因亦無我有淫心父母不交妬身緣亦無須因與緣三者合方有身如三者合而果有身者則父分多少母分

多少我分多少如是往復多少推之推來推去推來推到情枯智訖處則是身是有是無不待問人而自知矣知則明明則不惑不惑則西施子都皆我得無欲之前茅也又無我而靈者性也有我而昧者情也性變而爲情性無邊際情亦無邊際情復而全性情無邊際性亦無邊際如水廣冰多冰厚水也深學問不多頭腦不過窮靈極數而已窮靈則無我而靈者全矣極數則有我而昧者不能昧我矣以數不能昧我所以一爲多多多多爲一在我而不在數也如形骸假五行而成非數乎如心形骸成而不生形

骸敗而不死可以爲數之主數乃心之奴也衆人則不然主反爲奴奴反爲主或者謂禪家但知性而不知命道家但知命而不知性此說非通也靈性也數命也未有能窮靈而不能極數者未有能極數而不能窮靈者設有窮靈而不能極數小乘是也極數而不能窮靈地仙是也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者非靈乎萬象非數乎又有心統性情之說世皆知有此說知其義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流無波舍流則源亦難尋然此說不明在于審情與心心與性忽

之故也應物而無累者謂之心應物而有累者謂之情性則應物不應物常虛而靈者是也由是觀之情卽心也以其應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卽情也以其應物無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性無應與不應累與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也心亦性也性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無三實此乃假言語而形容之至其真處大非言語可以形容彷彿也故曰叅須定叅悟須定悟涅槃經有王者庫內之刀是刀光潔明淨不惟削鐵如泥亦可以照人妍醜削鐵如泥非利乎照人妍醜非明乎利而明非天下至寶乎

我心決斷是非利于庫刀照物妍醜明如秦鏡如見
可欲則利者不利明者不明矣故大丈夫常要胸中
無物眼前無欲胸中無物則心可以包太虚眼前無
欲則眼可以窮象先雖然知則易行則難

復探策得五數師曰夫五者無我之數也無我而數
數而無我得非窮靈而極數極數而窮靈哉何者如
四方纔定則中央定中央定則四方定未始有先中
央而後有四方先四方而後有中央者也由是觀之
不惟中央無我四方亦無我但衆人昏而不察理蔽
于情謂四方自四方中央自中央殊不知外四方而

求中央外中央而求四方得非索龜之毛求兔之角
耶又身如中央地水火風如四方故金木水火若有
我則不必攬土而成體土若有我亦不能爲四行之
資所以土不自土四行借而成體四行不自四行爲
土所寄如身不自身可以復還四大四大不自四大
可以假借成身中央不自中央須假借四方而爲中
央四方不自四方須資中央而爲四方噫知此說者
則一理散爲萬事萬事會歸一理譬如鏡中見眉目
掌中視文理復何疑乎夫中四無我理也無我而中
中四四事也所以然者外事無理外理無事猶外水

無水外水無水也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紫
栢則不然若人會得理萬物一任闢我偏得清閒逆
順無煩惱如二四六八十此倚數也非本數也

地水火風毫釐混不得似乎有我然合四者而爲身
則四者又無我故知身若有我亦不能復還四大身
若終不能復還四大者則人有生無死矣又堅濕暖
動如四方中央如身故外四方則中央不有外中央
則四方亦不有外堅濕暖動則身決不有外身則堅
濕暖動亦不有學者于飲食男女之場勝負不決猛
作此觀自然理水日深人欲日淺矣

有我而昧者舍得盡則無我而靈者方得全復問三
世一身有是事乎師曰有良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
路路有千里而行惟一人謂路千里而人亦有千此
愚癡之說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
身也夫法身者千古一瞬萬劫一息豈但三世一身
而已乎老人告汝曰三世一身此密示未嘗死之機
也不可忽之痛當自重設遇扶顛伏猛之事直肩負
荷勿得支吾

兩人靜坐心皆清明清則無擾明則不昧無擾而不
昧豈有待之心乎適然喜境現前則喜心生不喜境

現前則不喜心生如喜心是我固有之心則不喜境現前他只是喜豈能成不喜心耶三祖曰能由境能境由能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人要在是非患難裏滾得過是非患難裏滾不過則好人何來故真金須火煅好人須境煉

顏子隳肢體外形骸也黜聰明空妄心也妄心空則真心露形骸外則法身全

離乃心之象也如玩象而得意則虛而明者在我而不在文字語言若一切文字語言都從虛明流出自然文天而機妙也唐李長者每以南無釋曩謨義文

字之師往往笑之以爲長者不辯華梵殊不知長者獨得華嚴事事無礙法界之旨旣曰事事無礙卽以梵語釋華言亦可華言釋梵語亦可以世間書釋出世間書亦可以出世間書釋世間書亦可以惡言明善言亦可以善言明惡言亦可言明則意得意得則至虛而明者常爲其君一切染淨善惡華梵是非好惡皆臣妾也皆諱言三昧也嗚呼心本虛而明世忽之而不究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不明反執吝而不肯釋殊不知礙而昧者能釋之則虛而明者不待索而至矣由是觀之玩象得意之說苟非嗜

欲淺而天機深者象亦不易玩意亦不易得復勉之
壇經曹溪六祖所說也曹溪初不知文字語言然聞
金剛經而豁然大悟遂造黃梅得衣鉢而歸嶺南傳
心宗于曹溪寶林寺自是天下稱曹溪焉其所說壇
經至于性相二宗經之緯之錯綜萬態若老于文字
語言三昧者也此乃悟自心虛明之驗耳人爲萬物
靈知有此而不痛求而求他謂萬物靈可乎

大丈夫得其機而已矣機無多少以用之不同故似
有多少耳然象先之機卽象後之機象後之機卽象
先之機謂之一機則象先不是象後謂之多機則象

後之機外象先之機而機無別機以乘時應物故有
象先象後之異也

復述姚少師在崇國寺自題其像曰看破芭蕉拄杖
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
點頭師說芭蕉拄杖子身之謂也我若看破則心無
累心無累則明明則性可見矣凡見性之人龜毛可
以爲拂拂可以爲天地卷舒太虛屈伸萬象在我而
不在造物也此姚自贊也紫栢則不然芭蕉杖子卽
龜毛生殺縱橫意氣豪是聖是凡魂膽喪薰風吹落
樹頭桃師問復姚老子有何長處紫栢有何短處若

長短辨不出便是眼中無珠漢雖然紫栢只知天經地義禮也姚老子若跳得這禮字圈櫃出饒他三十棒如跳不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紫栢左右視曰姚老子何在復目聃師曰不在者且放過他在者代受棒始得

復問人之性在母腹中時有乎抑在母既生之後一落地時方有乎師問你說性有邊際否性有古今否復曰性無邊際無古今師曰性既無邊際古今豈可以母之腹中立有性不有性論與既生之後有性不有性論楞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滿

慈問如來之詞也夫清淨本然猶水也山河大地猶冰也水則融通冰則窒礙既窒礙不是融通謂冰即水可乎然離水無冰謂冰非水可乎復問所謂忽生者果何旨耶師曰忽則非有心所及必欲窮忽所以然之說則忽似可以有心想所測也雖然以佛性無常水可以成冰以諸法外真常而不能自建故知冰可復水也又有我而昧者外無我而靈者則有我而昧者不可得也聖人知其如此先會物歸已然後開物成務無往而不達也夫何故良以外已無物外物無已外已無物則開物成務之物未嘗非已也外物無

已則物不待會而已全矣然此理知而不能行則多
生染習終不能消行而不能證則固有之靈亦終不
能全復證而不能忘則稱性之用終不現前故曰有
大機必有大用

水寒極則成冰寒過則冰還復水性變而爲情情盛
則陰極凡一切染習種子皆屬陰也照性成修則染
習勢力漸自損滅淨種功能亦漸增益轉依有六惟
損力益能轉是初心者日用逆順關頭之利器也然
非慚媿助其勝解則餘轉便不能入矣

師問復曰汝身之可把捉者皮肉筋骨而已濕煖動

者皆不可把捉也可把捉者謂地大不可把捉者或
謂水或謂火或謂風總名四大有本四大有末四大
本四大汝尋常所履之地所飲之水所食熱物所能
鼓萬物者是也末四大汝身皮肉筋骨與濕煖動是
也然末不離本始假借本而有身有身如不假本而
資之身必敗壞此理甚明但衆人封于情計不能以
理折情所以執身之冒不易消耳聖人以心用身衆
人以身累心以心用身者如口吐沫一吐不知有幾
千沫星如周顛仙以一身而化多身也以身累心者
計可把捉皮肉筋骨爲我之身而不知終非我有也

此身始本不爲我有終亦不爲我有則中間所有者
又豈我之有耶聖人當有此身之時卽不有其有故
至于將死之時地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卽以
其所借者交還之何怖懼之有死惟其不怖懼則一
點靈明疑定如泰山何得昏亂以故死累于其所借
者而不累于其所未亂者況有此一點靈明在自然
死者不死而復借本地大與本水火風大爲身死而
復生生而復死更歷千萬世而機不息也此說雖是
然未知六塵緣影爲心所以然之故本小四大縱件
數借還似亦了了觀其會物歸已則終成兩礙如能

究微緣影之心則靈明始疑又靈明疑定亦有淺深
如斷見思惑得羅漢果斷塵沙惑得菩薩果斷根本
無明盡者始得佛果故曰心數理妙孔老未知也

墨香庵常言

乳叅水則滴醪叅水則薄去古遠而人心澆故以不
惟者爲惟謂惟者常也有法古之風者見之則以捏
惟目之宜然也

或曰民性多暴聖人道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道
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道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
人道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道之以其信殊不知

民性非暴可以道之於仁民性非逆可以道之於義
民性非縱可以道之於禮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智
民性非妄可以道之於信若然者暴而道之以仁逆
而道之以義縱而道之以禮愚而道之以智妄而道
之以信皆治之也非道之也治之如鯨治水道之如
禹道水故逆其性者功弗竟順其性者績乃成若性
本暴而道之以仁吾知聖人復生其道難行矣大都
習可以治性可以道故暴者習也非性也
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世以之爲勇非勇也能以
至公之理折隱私之情勝而弗敗者是爲勇也

或曰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
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
室有色婦而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
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卽欲活之之心耳微涉
可欲瞥然失照一至此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夫技與道同出而異名耳故善於道者技亦道也不
善於道者道亦技也若然者道與技果一乎哉果異
乎哉

夫煩惱之與菩提濁波之與清水空之與色屈之與
信果一物乎兩物乎忽而弗觀則三惑浩然反而推

之則三德宛爾此非勞形役骨而可入貴乎於妄心忽生時窮其所自或牽於聲耶或牽於色耶逆耶順耶生耶死耶隨心生處卽而體之極而窮之生於自乎生于他乎兩者合而生乎綿然無間堅然痛寃至于智力無所加功情根無地再植越着精彩如饑狗之嚙枯骨細嚼則無味舍之則無聊嚙之嚙之又嚙之忽而精力之與枯骨能所命斷始不疑空不異色屈不異信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矣噫能掉命者可以殺人能割情者可以入道雖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夫心術無常顧其所馮如何耳故馮於十惡則泥犁見焉馮於慳貪則餓鬼見焉馮於愚癡則畜生見焉馮于五戒則見之人馮于十善則見之天馮於四諦則聲聞道成馮於十二因緣則緣覺果就馮於六度則菩薩慈弘馮於最上乘則佛果圓滿至於馮於六經則謂之儒馮於百家則謂之百氏若韓非馮於刑名孫武馮于兵較之畜生之與餓鬼餓鬼之與地獄三者推其所馮雖皆不善此果報非因心也噫人爲萬物之靈如所馮果善則克聖奚難哉而韓非孫武旣爲人矣不幸而所馮不善導天下以殺戮則其泥

聖林老人集
聖六
犁以爲園觀長劫遊戲吾知其不免乎或曰刑名以救德教之不備兵乃戮寡而救多皆仁術也子何俱非之對曰考之出世之典徵之治世之經未有不聞大道而善用者也如善用之自非聖人莫能焉夫廓然無朕奚吉奚凶陰陽旣不可以籠罩禍福豈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筌蹄之乎

夫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富姓貴耀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富姓貴耀皆不能免其患

者以恃賈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悅以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以貧賤也噫恃潔而高世賈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爲暴富姓貴耀不爲貪而至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賈辱利之賈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毀知而未真乎果真知乎非真蹈其間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爲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早極則水至滂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水
驗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既至其
極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凡爲之于未有一爲而萬成萬成而一不損損則萬
亦何益以其不損謂之益矣

夫招生死者身也招好惡者心也生死之與好惡聖
人痛患之以其患之患無所患也衆人不患之故患
患之耳今有人于此雖未能卽去其招知招爲患之
媒以其知之媒日疎矣予是知疎媒者雖未齊聖聖
由是始也

夫惺之與夢晝之與夜天乎人乎在天則謂之晝夜
在人則謂之惺夢故知此者天亦可也人亦可也若
然者天之與人在我而不在造物明矣

吾嘗思天之上更有何物思地之下載我者誰乎思
之思之又思之思不及處則不可以口門吐矣又豈
可以言語形狀之哉雖然真悲者無聲真親者無情
故聲容情生則天地大而我細矣

夫榮者夢辱富者夢盜饑者夢食渴者夢飲勇者夢
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機深者夢山水
雲物以其所嗜不同故夢之各別耳是以至人達此

知天地可以反復山海可以移易死生可以遊戲故曰悟唯識者可以紹佛祖之位

或問余曰布袋和尚何笑之多哉曰怕人恠耳問者聞余言以爲給而不信是不知圖大事者慮必遠行遠道者輜必重布袋和尚與雙林傳大士皆彌勒化身也此老爲當來之佛任釋迦之東宮事非細矣若不深思遠謀則臨時悔無及也問者曰吾聞子之言若深告我者也苦僕根鈍識昏卒未能領略乞詳而示之予復謂之曰子知之乎傳大士制藏輪布袋和尚以笑面對人蓋慮娑婆化周龍華將始若不預培

衆生般若之因結天下歡喜之緣則臨成佛時機感愚癡衆生多瞋愚癡則聞法無益多瞋則行慈不普兩者聖人之重責重責不慮成佛何爲乎且衆生以十分言之識字者寡而不識字者多順之則喜逆之則嗔故寄廣長舌于輪藏結歡喜緣于笑面也若然者六根皆眼逆順皆春故以眼見輪藏者耳聞輪藏者手摸輪藏者身觸輪藏者意緣輪藏者若口贊若口毀皆於輪藏培植般若因此既培之彼則成之故布袋之笑乃英雄之責愍也傳大士之制輪藏乃豪傑之網羅也余故曰圖大事者謀必遠涉遠道者輜必

重問者感泣而謝焉

凡善笑者必善哭善走者必善蹶是以飛廉惡來皆不得其死韓娥秦青世皆以能謳聞若然者則布袋和尚之笑非笑也屈原之愁非愁也予以是知彌勒以笑說法三閻大夫以愁得道也至于仲由結纓而死死非真死飛廉之與惡來非真死可乎

窓前有松天上有月風搖窓影不知者夜見之疑以爲鬼怖而失聲求救旁人人曉之曰非鬼也月上窓明風搖松影耳何故妄怖怖者雖聞其言終疑着鬼至于黎明日上躬自驗之不覺失笑始悟非鬼也鳴

呼窓間之影夜見之卽疑爲鬼晝見之則不以爲鬼影非有二見者一人何自起自倒若是乎夫十方依正三世猶窓間之影耳凡夫見之以爲有二乘見之以爲空菩薩見之以爲心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吾少時但知人有過不知已有過旣長雖知人有過亦知已有過矣久之但知已有過不知人有過矣水不自清人清之也人不清之水自清也譬夫心不自明人明之也人不明之心自明也噫雖不自明謂之無明可乎

心有四德常樂我淨是也常則無生滅樂則無好惡
我則無主宰淨則染不得故得常者天地毀而不老
得樂者衆苦交而超然得我者造萬有而無心得淨
者處五濁而清冷雖然四者卽心之有乎離心之有
乎離卽之有乎三者辨則四德可言也

一日忽覺身心超然從夕至旦此樂不失偶觸逆境
便不超然也病在覺故如樂不覺則苦亦不覺矣噫
覺之爲害也若是況不覺乎

夫饑而得食渴而得飲貧而得富富而得官此四者
其始得之也喜不可以言語形容焉况愚而得智智

而得忘忘而得心其樂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夫人而無仰食者非奴則婢也故家有十人仰食者
其相必不寒家有百人仰食者其相必殊衆至千人
仰食萬人仰食者猶星中之月也其光明碩大可知
矣於戲凡人仰之而食者財有餘故耳殊不知富有
法財能博濟萬古之蒼生者則其光明之普又非星
中之月可並矣由此觀之世財可以資生不能資無
生生則有死死則有盡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盡若
然者資生之德有盡資無生之恩寧有盡哉故仰食
于人者以自不能資生故也自旣不能資生豈能資

人之生乎如牛馬不能自生必資于人然後可生也故無人仰食者謂之奴婢乃貴之也非賤之也故古人罵義學之徒謂之奴兒婢子良有以焉

或曰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我則曰人無聖賢之異道有聖賢之異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也

或曰道者說也路也殊不知有說則有聲有路則可行有聲非道可行非到非道非到道非道也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真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

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爲真吾以心生者不爲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

或者犯淫病而不能治至于病篤欲死良醫拱手焉吾因問病者曰淫從何生答曰淫從心生吾再問曰心從何生曰不知吾曰心尚不知將何生淫淫尚不生將何生病病者悶然而不應自夕至旦疑而不解疑重則淫輕淫輕則病減忽然悟心無生所謂淫與病者龜之毛兔之角也惡可實哉

或者參究趙州庭前栢樹子話頭有年矣亦嘗自謂有所悟一日叩之子參庭前栢樹子話旣無義路則

汝謂之無義路又何從而得也耶

吾嘗於喜怒哀樂四者之間尋其頭目果是何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乎又正喜時則怒安在正怒時則喜安在正哀時則樂安在正樂時則哀安在朝尋之暮尋之日尋之月尋之年尋之積年尋之一旦得其頭面始知喜時非人怒時非人哀時非人樂時非人皆我也我喜我怒我哀我樂我自尋之俱非人也雖然乃已發之伎倆耳如未發之時則四者頭面又安在哉知此則可與言喜怒哀樂也又知喜怒哀樂者始可與言未發也噫未發果可言乎果不可言乎

然而善言之者以不言言之言之不言奚不可哉聲之與色果障道乎果不障道乎說者以爲聰明鑒而真知喪矣殊不知風鳴萬松月照千峰聲乎色乎障道乎不障道乎此既不障則艷姬清唱豈獨障道哉若然者聲色惡能障道人自障耳人障道而反誣聲色何異張翁吃酒李翁醉也

龍之喜淵虎之喜林雖水陸不同然皆喜其可庇形也殊不知龍無欲虎無毒雖陸蟠畫出其誰害之人所以害之者以龍領有夜光之珠虎能食人故也或者以爲天之高自高也地之厚自厚也日之明自

明也月之圓自圓也燈之光自光也殊不知離吾心則天失其高明而地失其博厚矣若然者日之明月之圓燈之光皆吾心之彩也噫人能知此可與言天地之道乎

平受爲苦樂之因苦樂爲平受之果三受互藉無有暫停如汲井輪循環無始忽憎忽愛忽愛忽憎憎愛忽窮現平受容忽攬逆順受容隨失失成愛憎是以無受之明如雲籠月光不能顯受盡雲空本月昭然此受不可以無功而遣不可以有功而驅無功則受豈自空有功則反資受地反復推尋理無所出若然

者則受終不可空耶受不可空則衆生絕成佛之梯諸佛塞度生之路聖凡兩病學佛何益

天道憫疎畧人道貴周密疎畧者于人則不競於時則失利周密者于人則善競于時則多利競而多利者雖取勝於目前未必有益于身後也不競而失利者雖負敗於目前未必無益于身後也且人不勝天敗豈有常哉

毛道凡夫初無見諦于諸逆順憎愛無常或我之所憎人之所愛或我之所愛人之所憎皆妄也然而離妄求真離波求水未之有焉故曰迷悟真妄如臂屈

伸本無背面若悟者妄卽真也迷者真卽妄也所以能屈能伸者臂也能真能妄者心也故知臂者不可以屈伸惑之了心者不可以迷悟拘之

於諸欲境觀若險崖則染因爲淨之資矣於諸勝境不生欣仰則淨因爲染之隙矣故曰境無染淨惟精進者則觸途成觀也

地非水無以浮水非地無以載靜推兩者之功卒不能折衷能折衷者可以爲師矣

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唯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爲無殊不知富貴貧賤既有而不

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也哉

吾賦性剛褊人少有逆之則勃然不悅然而事過卽忘之矣噫吾雖忘之受吾觸者安能忘之哉若然者我忘而人不忘未忘也須人我俱忘始忘也

夫見後而不見先者未可與語春也見下而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夫萬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悟本心

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

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爾况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轉本來廓如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之際

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卽拔慧刀以刺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淳而化之則幾乎道矣忍也如是可不傲哉

吾問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奚哉曰惟心虛者能受善故天地雖大虛能包之虛則久長令名之無窮宜矣

善惡無常愛憎無住故衆人可以希賢賢人可以希聖喜可以爲怒怒可以爲喜如四者有常則聖人設教益天下之愚矣

羅籠五臟者形骸也主宰一身者自心也形骸可見

而五臟可知唯自心非但人莫能知卽自知自心猶已眼觀已眼也故介然有知物卽生心今有人於此召羣愚而爲叛其討叛者不以誠而以詐豈唯叛不可討使天下失信自此始矣
我未嘗見有大無明人如有之千尺層氷一朝燭動卽汪洋莫測也

若人以爲骨賤氣昏於大道不敢企焉殊不知鱗虫可以爲龍羽虫可以爲鳳善惡無常清濁無主勤勤于善而不息則近性近則順順則化化則虛虛則靈然虛而靈者卽心而求耶外心而求耶卽心而求則

把柄在我不屬造物明矣若然者骨之貴賤氣之清濁豈有常哉顧其所習如何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以骨賤氣昏而不能聖此自棄之徒也旣自棄矣雖終年日月與聖人爲侶亦不能熏之矣况下焉者乎

人爲萬物之靈雖五尺童子亦能習而言之及徵其所謂靈者何物雖大儒老衲未始不問錯者也故曰事事尋常總不差相逢舉着便淆訛且道病根在恁麼處叅三十年來爲汝說破

天生日月不爲穿窬而張明地闢江湖不爲車馬而

設險然行者之惡險盜者之惡明不啻吳越之讐也
惟天廢日月地塞江湖則兩者無憾矣噫天廢日月
則羣生失明地塞江湖則萬物焦心故天不爲盜者
之惡明而廢日月地不爲行者之惡險而塞江湖仲
尼不爲桓魋之疾賢而避是非也

或曰子之道不能行因毀者之多耳曰吾道之不能
行非毀者之過也過在吾修道之弗誠耳誠則感物
必弘矣雖然昔人有聞乞肉聲而悟道覩桃花而識
心豈旣死之豬無知之本賢于吾者耶

介然有知召毀之始廓然無我縱毀誰知無知而知

不昧是非此可毀乎不可毀乎

或曰牛頭融公未見四祖時則百鳥銜花天人獻供
旣見之後花鳥不來天人絕響何哉曰鬼神敬德而
不知道知道則孰非聖人何花鳥天人之別哉

夫天理之與人欲微塵之與大地果一乎哉果二乎
哉一之則衆人皆聖人也不一則是聖人設教爲無
益也故知水卽水者水非有也知水卽水者水非有
也水非有則理不礙事水非有則事不礙理事不礙
理則行彌十界而常寂理不礙事則知周萬物而不
勞不勞則教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

花在春教無不施如春在花果一乎哉果二乎哉
或曰惠迪吉從逆凶有是乎哉噫無是則日月可以
使之墜江海可以使之枯矣今日月在天江海固然
有是乎哉無是乎哉

昔有指鹿爲馬證龜成鼈者天下不平之今則指鹿
爲麟證龜爲龍天下皆然之哀哉

夫風之驅雲水之轉石何無心而有力焉情之昏性
習之惑智亦若莫之爲而爲之其有心也耶無心也
耶何力捍而莫能制乎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故向月則水注向日則火然夫

水之與火果生于日月乎果生于諸燧乎果生于盤
艾乎若生于日月則非諸燧水何不注火何不然若
生于諸燧未向日月時亦何不注不然耶知此則可
與語神化矣

有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天地無形而最大者莫過乎
太虛包有無而最大者莫過乎自心自心如鏡之
光兩者光中之影也故見光者則影無留礙執影者
則本光常失本光常失則光用不顯光用不顯則影
執不消安有卽影見光者與之言自心之光乎
夫形者心之影影者形之影今有人于此圖影欲真

殊不知縱真影也生形者豈可以筆墨圖之哉
或曰何物非心哉但因分別而心成物耳直不分別
物物皆心也故馬顧影而不驚狐見侶而不疑初無
二見故也

火可見此相火非性火若性火則周徧而不可見故
凡薪傳則見不傳則不見者相火非性火也乃若云
水性濕火性熱此則又以性喻義耳

以世眼觀人不足盡人何以故地獄衆生見丈六金
身如黑象腿佛尚如此況其他乎

有我則我在天地中無我則天地在我中

如現前各人之身畢竟因何而有究其所歸父母情
未動赤白決不流身何所有父母旣情動四大隨感
生精華非形質似形而非形非形任運長所以有此
身由是而觀以父母情動爲因赤白二交而爲緣窮
身之因與緣不過如此乃心之因則在我而不在父
母父母雖交會我若無憎愛想豈無故投以是而推
之因境生心則境爲生心之因感受氣分亦緣也
心力無狀取功名而試之此試之有也次忘身心而
試之此試之無也有無俱試而弗醉始能妙萬物而
神矣故曰能豪傑而未聖賢者執有心堅事所以遂

也。惟豪傑而能聖賢者有無之主也。噫。有之主尚難立。況無之主乎。昔人有言曰。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非獨立于有無之初。而用有無者。惡能吐此與。

淨瓶數枝花。無生殘紅墮水面。點胭脂亦是春深路。惟心之外。別無一法。離心有法。無有是處。若知此者。長于金屋。死于泥塗。簾條爲棺。何異驪山。驪山秦梓鑿石。手仍骨隣。下天可謂深藏藏深。穴深盜得致富。由是觀之。泥塗秦檣。孰我孰若是。以達人未死忘生。未生忘死。空中種樹。春豈有邊。花開結果。實占大地。無生若可知。爲有知。知無生。無知。知無生。有知。則生。

已有生。安知無生哉。無知。知無生。旣曰無知。誰知無生。若知無生。還同有知。

生無所立。謂之行尸死有所負。謂之債鬼。

地大四塵。成水大三塵。火大二塵。風大一塵。故塵多者。質重。質重者。力微。唯心無一塵。故力不可思議。塵謂色香味觸也。

一身之親。莫親于皮。是故以針刺皮。悽然覺痛。難禁焉。然皮之親。不若肉之親。肉之親。不若骨之親。骨之親。不若髓之親。髓之親。不若心之親。故曰。心生則種種法生。今天下不唯不以親者爲親。反以不親者爲。

親是以親親者終不親矣嗚呼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作聖人心作衆人至于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心之造作而世之號稱聰明有識者若問其身與心之所從來皆莫知何說也此而不悲更復何悲

夫喜怒無常其猶板築而人情膠執妄結悲歡是以讐如吳越愛如妻子一言相合卽割封成好一事相乖卽背恩忘義悠悠古今率惑于茲惟有道者知喜可使怒怒可使喜二俱無常視同鏡像故好惡交前而心常閒也

一念不生孤明圓照六塵葑蒔本妙失真是以情波

沿瀚業火焦然三界朽居并遭焚溺唯徹見自心者知念不單生必籍塵起塵難獨立必憑念彰反復推尋當處寂滅故神珠在掌光非外來悟物除真而不作用想也

四十八願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衆生有思惟心測度之卽一願尙難擔荷况四十八願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

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
證之於理卽之於事皎如日星夫復何疑又衆生習
俗庸鄙識不高明橫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心爲
心無論貴賤賢愚榮辱順逆逆窮神殫慮嚴
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之休歇者特未能窺破此
身此心耳是以大覺聖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昭
廓心境使一切衆生豁清慧目獲無身之身無心之
心無身則大患永息無心則勞動頓空故曰大患莫
若於有身勞動莫先於有智也然則無身之身形充
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

廣心冥然不悟局於臭軀殼上墮於妄想夢中恬不
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果靈乎哉

達觀未見樹而夢藤莊周自知人而化蝶然藤無知
而蝶有知無知則無情有知則有識無情必無感有
識必有因無感而入夢有識而相緣一以此夢一以
彼夢夢雖無別夢源匪同惟知源者可詳夢也

夫道之在人如空在谷谷也者千呼則千應萬呼則
萬響以其空在故也人爲萬物靈以惡言觸之卽勃
然而怒以美言獎之則春然而喜千觸則千怒萬獎
則萬喜今觸則今怒古獎則古喜由是而觀則千呼

千應萬呼萬響者豈谷能然哉空能應也知此則怒
怒喜喜今今古古非有妙喜怒今古而喜怒今古不
能累者存則觸之將至應有窮焉

墨光亭常言

宴坐靜室胸次寂寥若可以喻太虛忽聞聲響卽瞥
然心生便覺方寸稍窒而太虛之度不復有矣是以
靜中所得難以應世應世則失故曰不可以靜中求
亦不可以動中求超然動靜之外而不廢其用可也
又曰動用于一虛之中寂寥于萬化之域雖然會得
做不到者未易及此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以知覺齊故也夫知覺齊終當
得聖故曰有心者皆可成聖戒殺非怖罪也特不敢
食聖人肉耳使虎狼知此寧再害物人爲最靈嗜殺
不止是人不如虎狼也

明可以破暗乎暗可以蔽明乎明能破暗明卽自破
暗能蔽明暗卽自蔽何哉明非暗則功不留暗非明
則勢不立故曰明中有暗不與暗相遇暗中有明不
與明相暗

念果有生乎念果無生乎有生則生不生無生則
無生不生若然者則介然一念乃無生之梯乎

大凡逆境生則不過毀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加故曰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此三祖之言也脫白驅烏率能道之然一心不生雖龐眉老宿或不易到況其下者乎

紫栢先生未能醒夢一如故開眼卽醒合眼卽夢醒夢交馳初無暫息有時卽夢推醒中之境有時卽醒推夢中之境醒夢雖殊然境不越乎逆順推來推去日久歲深忽然醒夢皆空而能醒能夢者乃憨笑而

嘲紫栢先生曰汝開眼時推尋我合眼時推尋我推尋得我如老鼠入牛角相似我今跳出醒夢圈匱汝再能奈我乎紫栢先生震怒喝曰直饒汝躲根在醒夢之表亦是夢中誇夢也于是渠不答而遁去且道渠道向何處去古德有曰蝦跳不出手

夫已過之事猶醒中之夢也果且有乎哉果且無乎哉有則雖造物之妙莫能使之卽呈焉無則猶計之若不能忘耳故至愚之人不忘昨昨也惟有道者能忘之

大黃之與人參藥中之春秋雖販夫竈婦無不曉然

也如病犯在食大黃雖暴必甘服之者以其暴能泄積也今有人于此以暴言危計種種加陷于我我能春然受之褊習之積口消而不自知若然者則大黃未必非人參之地也

以思爲眼見身始終

聞爲思之始思爲聞之終思爲修之始修爲思之終修爲證之始證爲修之終證爲度之始度爲證之終如環輪相轉願王無盡如大白牛牽最上乘車運豈有終哉

尚色者不知有利尚利者不知有名尚名者不知有

身尚身者不知有心尚心者不知有性尚性者不知無性之性由是言之蛇而龍凡而聖尚而已矣是以尚尚者可以情通可以理執惟無所尚者謂之滿覺既滿既覺尚何加哉故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有識則藏破破則漏或漏于小或漏于外乃至漏于地獄等皆從識始

合眼卽夢夢而求醒以謂已醒一切人境靡不現前殊不知謂醒之醒猶在夢中忽然大醒方知夢中之醒初非真醒若然者夢由心有無心無夢醒由夢有無夢無醒于是以知介爾有知無心而不境廓然無

思無境而非心夢今醒今心今境今如水洗水如金
博金厭夢而求醒痛醒而求空此所謂把髻投衙誰
爲訟主

智進全名餘度皆字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以煩惱
山堅非定力不足以搖撼之無明根深非智光不足
以照其無本徹其無體

周處志在斬蛟則不見水可溺李廣志在射虎則不
見石可堅商丘開信利而不疑害則出入于火而不
見火可燒與夫從高而墜亦不見高可危予是以知
水本不溺石本不堅火本不燒高本不危而或者畏

溺而不敢入畏堅而不敢射畏熱而不敢近畏危而
不敢墜者皆自溺自堅自燒自危也嘻知此則能出
入于死生吉凶之域而無害矣

凡菩薩欲成佛者必以四弘誓爲椎輪舍是而修則
小道矣或者疑之曰煩惱斷不斷在我而已至于衆
生無邊法門無量力有強弱識有愚智曷能槩盡之
歟殊不知人但無恒心耳心果能恒則刳石可磨滄
海可竭况其他哉且煩惱未斷則慧風不大多聞弗
逮則法雷不遠故易之恒雷風恒盖非雷無以驚昏
蟄非風無以鼓萬物夫昏蟄既醒復能鼓之非恒而

何不恒者巫醫尚不可作能與有爲乎

莊周以爲魚之大莫過乎鯤鯨鳥之大莫過乎鵬人之巨莫過乎龍伯國氏此三者天下有情之至大者也殊不知應持菩薩以不見佛頂致疑由十方上窮三十二恒河沙而佛頂不見如故若然者則周所謂鯤鵬龍伯氏不異焦螟蠅蟻矣而或者又以吾言弘濶勝大而弗信今請實之夫小大生乎有待有待生于有心如一心不生物我兩化竟無待尚不可得况有待哉

人因口腹以錢爲網竊舌根之味結報復之怨故楚

子將死猶貪熊蹯竟不遑食而被弑噫子父尚然况受噉者乎

人心無常猶若水耳方圓隨器初無定體遇可欲境心則成貪遇不可欲境心則成嗔遇可欲不可欲境猶豫不決心則成癡故方癡時則貪嗔無地方嗔時則癡貪無源若境不觸心心不染境則所謂貪嗔癡三者會而爲常光矣雖然會不徒耳苟未了心境皆心如眼不見眼手不捉手會豈易易哉

匹夫匹婦不達死生幽明之故凡有所感憤以爲一死永不復生往往甘非命死者豈少哉殊不知死果

不復生則聖賢勞動以爲善反不若匹夫匹婦之智
矣聖賢以知生必有死不爲生累死必有生不爲死
愚所以爲善而無倦焉如果死不復生則桀紂所爲
之惡孰代其償責歟夫以是知堯舜爲善必不謬桀
紂爲惡必大愚由是而觀匹夫匹婦有所不堪甘心
而死者乃桀紂之餘氣也

有問皮球子曰色卽空乎皮球子曰子喚何物爲色
大之天地耶小之萬物耶若以天地爲色則天地外
徧計依他而不有若以萬物爲色外天地則萬物復
何可得耶夫徧計者謂于無色處橫計有色色計空

消則橫計色影殊不知外色無空計色之計旣消復
計色影與計色之計何異哉大都衆生不明自心心
外見法或起色見或起空見空色無常隨計所見譬
如水水本非兩物忽然爲水忽然爲水衆人于無常
忽然之中計水爲質礙計水爲融通計質礙者固迷
其本矣計融通者亦迷其末矣蓋融通無性待質礙
而有號質礙亦無性待融通而立名夫名者實也非
寔也今天下宗實而失寔以離色求空爲拙卽色明
空爲巧拙拙巧巧情計橫生窩巢萬種見聞棲泊如
綿着棘如膠投漆自無始以來至于卽今不以超情

求入惟任情問道道變爲情故曰空色如子情爲其母又曰情爲化母又曰情爲有無母子以情問吾以情答蓋因情酬情情在子而不在我矣子若忘情始知我不以情答子也子未忘情我雖超情應子子亦謂情子若知此則卽色卽空之旨亦在子而不在我矣

皮球子曰至顯而不可見者情也故深情厚貌之人父子不相測至隱而不難見者性也故見性之人聖人衆人無相疑也今天下恣情而忽性父生子而疑于子子生于父而疑父蓋恣情則習相遠也如伏羲

氏生千古之上而文王仲尼生千古之下仲尼不疑周公文王不疑伏羲蓋不忽性則性相近也故曰凡百衆人以交神之道見之則于開物成務之際不生心而仁普不裁制而義當不威儀而禮明不變通而智不惑不盟約而信不爽此無他蓋率性而然也應物而物不能搖謂之寂不搖者本無生謂之滅無生而應物應物而不搖謂之寂滅

夫但能周一身者妄知也徧能周萬有者真知也妄知外真知則如波離水也真知外妄知如水不卽波也然知有真妄又何哉蓋知本無真妄以衆人自真

自妄耳如天機深者知妄知不離真知而有則妄自窮矣妄既窮則真之待安能獨立耶噫真妄情枯本知昭然于日用之間辟如春着花容不取則艷然在目設生心取之而花神逝矣故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此觀之則本知充然常在以衆人心粗而不精故日用昧之耳楞嚴曰心精遺聞聞遺則所謂聲塵者皆會本妙矣故曰一切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夫佛語本平常辟如地堅水濕火暖風動義本如是豈待剝去本妙之心思方始洞然哉雖然如庸常魔入其

心肺至于世智辨聰者雖于佛語平常亦不易入也蓮密辨鎖蓬蓬鎖子子鎖密三鎖而斯藏苟無斯藏則生生無盡者幾乎息矣故能知此則無盡者皆在握矣旣皆在握則聖聖凡凡愚愚智智或生或殺柄不在人人人能見豈惟人不見自亦難見如密知密密則不密矣故曰鬼神可以知者念後之事也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爲變化所眩矣剛柔所搖矣故常也者破疑之利器也

鳥之所以能飛魚之所以能躍人皆見之而眼之所以能見耳之所以能聞人皆莫能自覺是以終身而

見終身而聞終不能知聞見者是何物焉悲夫蓬蓬而鳴者孰不知其風焉潺湲而流者孰不知其水焉而忽卷屋拔茅漂州蕩縣則不知其所以致之端也能知其端雖復旋嵐偃岳稽天浸地未始驚也夫羞惡之心無恥之習猶吳越耳吳強則併越越強則併吳此自然之勢也如學者見理未定操志非堅凡卒然臨事之際不覺不知習乘理隙一鼓而下理君敗績矣

老氏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予則曰上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中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若存若亡或者以老爲是以予爲非非唯不得予心且不知老矣

亮公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嘆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聲于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嗚呼良馬微伯樂則終困于鹽車至人微識者則沒世而不聞浩然滄海豈唯一珠墮然泰山寧無異水我大覺聖人統九有而爲君宅大千以爲國智山崇峻教海汪洋之中則異水神珠斷不可以車載斗量能知其數也但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

之仁耳

自心清曠止水澄空不可以喻其至也得其至則餘欲自忘矣及一微涉動則吉凶不召而集吉凶既集利害盈前而患得患失之心浮沉于寸虛之館所謂清曠自心早埋沒矣自心埋沒則萬事無主唯見可欲者卽欣然而欲得見不可欲者則刺然而弗快心光既蔽羣暗雲生矣

我聞善用其心者五逆十惡皆菩提之康莊也而不善用其心者三學六度皆般若之仇讐也由是觀之青山白雲未必爲幽閒紫陌紅塵未必爲喧擾顧其

人遇之如何耳故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公孫大娘之舞劍也不知劍之舞我手也我手之舞劍也劍兮手兮相忘而相用雖有聖智莫可測識況物我未忘者安能知此乎故曰技無大小能入神者乃與造化同功也由是觀之大之天地小之萬物物皆手手手皆劍矣敵何自而入焉知此者可與言觸事而真體之卽神與

道不在心欲不在物心生則道失物棄欲自存是以建心求道者傷剝物制欲者狂譬之自劍而求生就形而逃影吾知禪子見之必哀其傷而笑其狂矣今

天而左海以陽在焉指南道烏乎明欲烏乎止
我山北東青山陰山陰山陰山陰山陰山陰
道不直山陰不直山陰山陰山陰山陰山陰
幽事而真歸之山陰與之心浮沉于寸虛之館所謂
幽事手毛手昔險矣嫡而自而人焉啖此昔而與言
以與鼓升同此山由是贈之大之天賦小之萬物
時非未忘昔矣猶啖此平站曰卦無大小猶人輒
險出險令手令時茲而時則雖昔聖皆莫何能歸
公將大歎之幾險此不啖險之幾非手也非手之幾
入獸之啖啖耳站曰非自時山非于此事宜援顧其

三
九